

MY VOICE IN VOA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

张辛欣 ■ 著 Zhang Xin X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张辛欣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

ISBN 7-80146-354-4

I. 我…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751 号

书 名: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

著 者: 张辛欣

责任编辑: 张 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办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通天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6-354-4/Z·136

定 价: 22.80 元

(凡中国社会科学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	(1)
新闻，丑闻，新闻	(96)
拿总统开心	(105)
轰炸中的塞族女编辑	(109)
急抓壮丁	(115)
弹劾与冷漠	(120)
重审“中国问题”预言家	(123)
枪，对准美国	(129)
罢工与玩具	(134)
机密档案大曝光	(138)
爱尔兰气象与中国	(142)
你会成为百万富翁	(146)
人声何在	(154)
网络时代	(158)
狼从哪里来	(162)
大美国与小盒子	(168)

我的新杂货铺们	(176)
电子情书	(180)
美国小区问题	(190)
美式形态主义	(200)
关张的小餐馆	(204)
车尾宣言	(207)
中国制造	(211)
幻想 2000	(216)
卢卡斯怕谁	(219)
飘来移去的电影节	(230)
卡通精英辛普森	(238)
热恋莎士比亚	(242)
美式花木兰	(248)
快乐老家	(252)
楚门的世界	(257)
紧闭双眼的库布里克	(261)
月亮上的人	(266)
动作大片排排座	(271)
面对电视的挑战	(277)
电视统治美国	(281)
谈天说地	(285)
美式伤感	(290)
Rap 和 Blues	(296)

第三只眼睛看美国	(302)
惊喜	(310)
春天是最好的结婚天	(314)
超级杯狂欢节	(320)
彼德现象	(325)
一个人的四张脸	(329)
推销员的活法	(333)
詹姆斯的遗嘱	(341)
死刑犯律师	(345)
客串广告歌星	(351)
翻译难当	(356)
别了，格瓦拉	(362)
谁说青春无悔	(366)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

禁忌与图腾

出版者希望在这本书里登一张我在“美国之音”录音的工作照片。当这个要求从 E-mail 上传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录音，调着声音，和编辑聊着天。

“请继续说，”编辑说，“随便说着点儿什么。”

“随便说什么呢？”我问。

“嗯，就说说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吧。”

“天气不错，一直在下雨，这么说吧，我的后院有好几棵粗树，晴天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一下雨，树身就立刻浮现大片霉绿斑点，很像幽灵大白天溜出来了。”

“好了，声音很好，可以录了，念错的地方，就从那一



句头上再来一下。”

“Ye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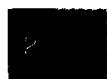
你在短波中听到的我的声音，是这样从我家地板上开始的。坐在地板上挺舒服，肩膀上夹着无绳电话，眼睛看着电脑里写的稿件，电脑也在地板上。凭着一只电线都不存在的普通电话，就把乔治亚乡间的我和华盛顿的机房连接起来。

基本上，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你的晚上和早上都有我，在《作家手记》一栏里。不过，我要是在这里给出在“美国之音”录音间工作的照片，有伪造的嫌疑不说，还有着真实的危险。

通过电话远距离录音的技术手段，在“美国之音”已经使用了一些年头。这类玩意在高科技普及的美国广播界是小菜一碟，绝非美国之音独有，然而，美国之音在媒体帝国仍然是一个独特现象。这个大牌媒体自身是一个很难触摸的话题。

我的一位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因偷听“美国之音”受到打击。

但这并不是危险的全部。危险同样来自美国方面。在“美国之音”的大结构中有一个小办公室：The 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翻译过来，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权威独特的小机构一样，正好也叫“外事办”。“美国之音”工作手册中写着：“由于外事办是与新闻媒体联络的通道，任何对



美国之音工作人员的采访，拍摄美国之音的工作情景，必须事先得到外事办的许可。任何美国之音雇员想要出书或者发表文章，参加有关美国之音或者美国国际政策的讲演，必须事先得到这个办公室的批准。”据说，中文部有位雇员写了文章，想讲讲工作经历什么的，文章要通过“安全检查”，最后发表没有不得而知。谁想从外部探听吗？同一本手册紧接着写明：“同样，对于想从国外使馆了解有关美国之音广播情况的人，使馆应把他们推荐到外事办来。”看得真够紧的！

最厉害的是，在美国这边有一些法律管着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机构。最重要的法律是 1948 年签署，1972 年修正的《Smith - Mundt 法规》，公共法 402。此法规禁止美国之音节目材料在美国国内散布。解释是，让有政府背景和便利条件的美国之音，加入国内新闻业竞争是不公平的（比如对国际事件的采访）。想得到美国之音写作或录音材料的研究者（多半是学者一类呆瓜）要和外事办协调。

美国之音。一种图腾。一个禁忌。

在中国，一方面，美国之音节目提供了语言学习的公开材料，美式英语 900 句早就取代了牛津腔，在外文书店里，成排、成排着美国之音开办了 40 年的慢速英语课本，以及美国之音广播的文化、科技、历史话题的英语录音带。这些材料无限滋润着出版者和零售商的利润，成就着无数 TOFEL 和



GRE 考生的梦想。英文节目针对东南亚听众的《美国法律常识讲话》在三联书店翻译出售着。同时，美国之音的新闻一直是“超级说法”的民间之耳，是个人之间交流看法的背景参考，到了危情时刻，它也是四面敌意围攻的打头阵的标志。干脆给它的新闻戴一顶“造谣”的帽子。

美国之音。一个有点吸引人冒险的题目。你不觉得吗？

检查一下冒险的条件：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不属于他们的雇员。而这些文章能从网址上扒下来，要在中国出版，不是在美国传播。我住在美国，不打算上驻华使馆报到，而且，我挺娇气的，据我的经验，美国官僚比任何地方的官僚一点不含糊，一想到和“外事办”打交道，意味着写报告、解释、微笑，我就头大，我决定绕过这道衙门。在只身前行的时候，我还告诉自己要具备独行侠的忠诚，这就是说：绝对不能给和我工作的编辑们惹上任何麻烦，他们都对我相当厚爱。这样，我给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是：用个人观察解密一下美国之音。如果说，出版者在录音环节表现了想当然的小误会，那么，我的老朋友曾经为之上绞架的这座险恶图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呢？这也许是让我想冒一下险的原因。英国历史作家霍布斯鲍姆在全面总结 20 世纪的《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到：“在这个新世纪里，平常人家所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皇帝多，每天，每时，

每刻，信息源源不断输入着。”假如，我们不能对信息来源有着更平等的认识，怎么说明我们的确知道得更多？还是，你不过在以 20 世纪的高科技方式，快速获取着过去靠串乡小贩口传的唬人谣言而已？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你不难想象我的两难处境。这处境比美国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遭遇一点不差！他的小说触及了美国高级军事机密，给自己找上最尖端的麻烦。他清洗自己的方法是，证明所有使用的材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材料。我只使用公开材料。在美国法律和中国国情的高墙之间，沿着阅读和经验的窄道独行，并且是出版前 10 天里这样急就章着。出版人在 E-Mail 里开出如下读者想知道的内容：美国之音结构、历史、中文部、名人名事、以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来源是什么。我敢试一试吗？

借着“美国之音”这个人人都以为相当耳熟，其实仍旧陌生的图腾，也许正好观察人类在 20 世纪末沟通方式的技术发展和转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和神秘相连，仿佛是永远摸不着门的地方，在电视媒体时代是不是“古典”的代名词？假如可能的话，我也报告一下我观察到的他们怎么办。

也许我们有必要浏览一下 VOA 工作手册的封底印着美国之音的宪章。这是他们的记者编辑的工作准则：

1. 美国之音应始终作为权威性的，听众信任的信息



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且力求全面。

2. 美国之音代表美国，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的制度和思想时，应当做到内容广泛，报道全面。

3. 对美国的各项政策，美国之音应该做确切明瞭还要介绍人们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

你不难发现，美国之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这是它的任务。是它的历史。是它的矛盾。

走进美国之音，这个活儿来得非常偶然。

还是 1996 年秋天的时候，我在乡下写长篇已经写了两年，决定放一放，看网上新闻，看到国会正为在华盛顿增设一个中文电台的预算问题辩论。于是，找了个在华盛顿的朋友打听。那人是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却没听说有这么个事，哈哈笑着说，别又是一个 **Radio Marti** 吧？那是美国新闻总署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做广播，也做电视，从迈阿密用氢气球发射电视信号，但是古巴人几乎收不到。《60 分钟》把这个浪费纳税人钱的项目曝了光，从画面看，每日里仍然一本正经在播音室瞎忙的记者，简直像是在跟自己玩《第 22 条军规》。那位朋友给我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对方回答，他们非常需要人，但是不做社会招聘，先

看简历，再决定有没有资格应试。是吗？我心里说，那可就不是你想不想要我，而是“求之不得”什么的了。果然，简历从传真机上一过去，那边立刻来电话，要我马上飞去应试。

一块和我参加考试的还有两位男人，肤色都比我深，发的考卷不一样，是藏语的，于是也可以说，用中文考试的只我一人。考试分着笔试和录音两部分。笔试包括 100 道填空题；将几篇讨论如何改造北京厕所老大难问题的文章重新改造；还有一个台湾李登辉面临竞选的话题，给的背景材料是《华盛顿邮报》，《人民日报》和一份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看你怎么处理这些材料。100 道类似百秒智力竞赛的题目，让我闻出一种熟悉的旧味道，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真实状况。这状况是，在所有的社会标准考试面前，我都屡试屡败，无论是电视大众比赛，还是研究生考试。但总不能对发考卷的那位黑人妇女说，嘿，聘用天才时别用这一套。好多题直叫我倒吸冷气：吴仪现在是什么职位？邓小平参加的头一次起义叫什么？乔石的背景经历。像山里文盲一样，我对这些玩意儿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曾经知道，但是全忘了。我只敢说，100 道题里我肯定是答对了“八仙过海”神仙们的职业和背景。那也是恰好碰上了，因为我刚刚帮着好莱坞那边做了一个莎士比亚电影故事，用过这 8 位，于是查过“辞海”。握着发下来做题的铅笔，我把写的东西勾来划去，撕掉一张写乱的纸，又撕掉一张乱写的纸。我的动静太大了，不断打搅着同一屋的两位同胞，人家



一边做题，一边抬头看。我才发现，长期用电脑写小说，我已经不怎么会用笔写字。

接下来是录音考试。跟着那位黑人女秘书到同一座楼顶的地方，一看玻璃门里的牌子，虽然在考卷上直找不到北，我立刻又来神了。这地方很有名，《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早在当代东欧政治小说里我就读到过。’9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柯利亚》里，捷克人听它的消息判断苏军撤退的动向，电影里听广播的场景是半夜不开灯的床头。冷战结束了，冷清体现在这里，不，这里可比冷清生动多了，人正在过道上捆扎东西，卸东西，“欧洲”编辑撤走着，给“亚洲”腾地方。我们用人家的播音室考试。那两位同胞，先前一位有点傲慢，一位有点怯懦，这时候都挺紧张，于是我请他们先录音。同时看发给我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反对美国在联合国假裁军建议，另一份是小说片段，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爱情段落。预习着，觉得有点滑稽，想当年混身小说界的时候，我都没怎么读过“改革小说”，此时却来一字字演义，不由猜想选题人的背景够多老派。

到后来跟美国之音录音的时候，我越发觉得人家这里的录音室真不含糊。4个从空中吊下来的麦克风集中在嘴前，大玻璃那面的录音师是位东欧人，英语带着腔儿。中文对他来说全属那两个字：天籁。他面带微笑，说让我试试音，说他会尽量给我调出好声音。我对他说了句中文，问他怎么样？

他立即回答：妙极了。我微笑报答。还用说吗？无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还是在天津文艺台播讲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声音都好调到被我们的录音师肯定又肯定过了。我用标准的播音员腔调，飞快地念新华社稿件，这位挺英俊的录音师，戴着耳机挺专心，也许是被两位太紧张的同胞折腾坏了，我一字不错飞快念完稿子，他还没回过神来，以为我还在试音呢。换着手中的稿子，我有点儿挑逗地，改用英文对玻璃那边说，下面念的是一段小说，有关爱情的。录音师大笑，我仍然微笑。他的大老乡，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先生们，小姐们，我可以把菜单念得催人泪下。那么，我也不难把老虎钳和轴承念出柔情。

录音间坐着一个嫩气的中国姑娘，脸上露出自己人的近呼：“你叫什么名字？”她显然忘记了不要打听考生的规矩。在她眼里，我和她今后就一个食堂吃午饭了。是吗？我猜想回头看考卷的人不这样认为。回到笔试地方，走过一间屋子，有两人正贴桌谈话，一个句子飘过来：“我在大陆人脉很深……”像在谈生意，也像政工或是特工，朴素的留学生衣着。

这很有什么吗？我问自己。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格雷厄姆·格林，不是也为英格兰的军事 5 处干过事吗？对写作者来说，所有经历都是很有趣的，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材料。然而，无论如何，怎么改造厕所，包括乔厂长的爱情，以及飘来的小谈话，都让我觉得不那么太有吸引力。这样想着，走过着航



天馆、艺术馆，我一个人在华盛顿中心转悠着，走到史密斯桑尼亚博物馆，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投入 25 美分，通过 AT&T 接线生，要《美国之音》中文部。想出一个多年前采访过我的记者名字，想请教一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

“这简直太神了！”记者在电话那头叫起来：“今天早上开会时，我们还说到你呢！你现在美国的哪里？”

“我在华盛顿，想和你聊一会儿天，你们到底在哪里？”

我把自己送到博物馆来，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美国之音”就在——他的回答是：

“你放下电话，一拐弯儿就到了。”

我在角落上的硬木椅等了一会儿。一进一出，穿过安全门的两个人打着招呼，英语里都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口音很不同，两个人大衣的花色和样式都很老旧。这里似乎保留着世界各地并各时代的古董。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出现了，脖子上挂着工作证。他发胖了，穿着件蓝运动衫，像是乒乓球外交时代的。隔着安全门，我甚至看到鬓角上几丝花白。我意识到，我一直住在乡下写长篇，参与做艺术电影什么的，外面的人世很有点沧海桑田了。

我很可能到过“美国之音”的门口。是 1987 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身份是国际访问者。美国新闻总署(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取消)有一个国际交流计划机构，邀请各国家各方面的所谓小精英人物，参观美国的有关方面。这个计划给飞机票，付旅馆费，给相当够花的零用钱，不会英文的，

还有翻译陪同。当时住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半开玩笑地，挺认真着对准备前往的人说：参加过这个计划的访问者中有菲律宾的女总统阿基诺，被邀请的时候她只是一位学者，我们毫不隐瞒我们的目的，我们不知道将来你们谁会爬上去，或是成了哪一方面的“大腕儿”。中国被邀请的人相当多，包括经济学专家、教育工作者、文化学者、作家、导演等。那时候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导演，被邀来看百老汇歌舞剧，实验戏剧，各地方剧团的戏。让我有点惊奇的是，那时我刚在新闻总署报了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就来了。尽管那位老记者我也认识，还是觉得很意外。后来明白了，美国之音和国际交流计划都归新闻总署领导，人总是把新闻材料先传给自家人。那位记者使用的录音机个很大，看上去一点不“先进”。10年后的我，更多了点儿美式目光，再看“美国之音”，处处不那么时尚。

外人到“美国之音”，不仅要有人接，还需要登记。登记本的纸和印刷挺简陋，登记柜台的木板也很旧了，恍惚觉得走到了社会救济局。我问这位做文艺采访的记者有什么小活儿没有，告诉他，我感觉再埋头写下去，也许会写出个不错的东西，但是会写死自己了。他说他早从做文艺改做科技节目了，手里倒有翻译的活儿，不过刚刚都分完了，又不过，他说，早上正在讨论做广播剧，人们提到我，但是没人知道我在哪里，下午居然我就打来电话，直吓了他一大跳。他看看表说，马上带我见中文部主管。



跟随他穿过拐来拐去的中文部，一张张灰色的桌子，被灰色的板子隔开，到处堆满磁带、箱子、纸张什么的，很像大仓库。角落里有个小屋子，在敞开的门上他敲了敲门沿。小屋里坐着中文部的副头赵克露。记者把我交给她。头一回见，奇怪的是，并不陌生。她立刻说，我听过记者采访你的声音。边说着，边走着，穿过空荡的走廊，和她一起去见中文部正头，中文名字罗杰。在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屋里坐下来，我们立刻中文、英文并举着交谈。从名字猜他是波兰后裔，温和，文雅，但训练有素。他惊奇地笑着，怎么在中国时候没见到你？他曾经是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不过，那时我已经到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来了。他显然对中国以及亚洲文化深存感情，70年代末做过中文部主管，在日本、北京工作后，转了一圈，又回到中文部来。

我根本不知道我来得有多及时。对立刻又和我一路走回“大仓库”的赵克露，也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位老家甘肃，台湾出生，到美国念新闻的头儿，丈夫是位音乐家，不知道她自己弹的一手极好钢琴。像华盛顿每一个在官僚衙门上班的人一样，她也挂着一个工作证，不过，她的证件别在衣服下摆上，下面配着条长裙子，加上挂面短发，与其说像头儿，不如说更像一个女学生。她说话快捷，直切主题，我们俩一边往回走，她一边说问题和解决方法。“美国之音”的钱是国会拨款，刚给了中文部一笔钱，加强对中国的节目。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以前无法开的新节目了，可以请得起